举报信

尊敬的第十巡视组苗庆旺组长：

您好！

我是一名金灾难民，特向您郑重举报霍学文违反党的廉洁纪律方面的问题。

余盆网平台的实控人覃丽昀（身份证号：511302197907030024，护照：G57429345，手机：18683798999，18628073199），自平台暴雷之后，已经卷巨款携家人外逃。此案于2018年10月被北京朝阳区经侦立案，案号：（京公朝）经立字（2018）002603号。

覃丽昀于2018年7月15日一次高管内部会议上讲话，其内容涉及到行贿当时北京市金融局局长霍学文（见附件1）。这次讲话录音的链接如下：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k1OTY2OTU2OA==.html>

我向苗组长提供霍学文涉嫌行贿受贿的线索如下：

1. 覃丽昀因余盆网平台的某些硬性指标不合格，行贿当时北京市金融局局长霍学文，先后分两次送钱，一次是2018年5月份送500万人民币，一次是2018年的6月份送300万人民币（这个可以从余盆网所属的北京华澳翼时代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财务账上找到相对应的印证）。
2. 在2018年5、6月期间，覃丽昀陪同霍学文一家去欧洲旅游，坐私人飞机去的。曾在塞浦路斯为霍学文及其家人购置了一套房产（查霍学文及其家人在那个时间段的出境记录，以及霍学文及其家人在塞浦路斯是否有房产等信息就可以佐证这一线索）。
3. 尽早抓捕覃丽昀。覃丽昀常说最高法第五巡回法庭李晓云是她表哥，她很早就通过李晓云认识了霍学文，霍学文在成立余盆网平台等事务上帮了她很大的忙。

举报人：

手机：

年 月 日

附件1：华澳融信实控人覃丽昀在2018年7月15日某次高管内部会议上的讲话内容（来源：录音资料）

**附件１：华澳融信实控人覃丽昀在2018年7月15日某次高管内部会议上的讲话内容**（来源：录音资料）

大家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在去年（2017年）11月份备案之后交接的时候，田总（田景洲）根本没有把备案交进去，为什么没有？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是在今年（2018年）4月份4月2号那天我（覃丽昀）才知道的，那天是什么情况呢？那天是核查都迫在眉睫了，然后当时还在处理一件事情，就是公安部的三级等保的事情。三级等保公安部把证发下来了，但是因为我们还有一些硬件还没有完善，就不能把证发出去。我就很着急，就在问这件事情，我就给陈琴打电话，我就说“备案都迫在眉睫了，到底北京那边是什么样的，我问老田，他说还在处理当中，说的很神秘，我说到底是什么情况，你（陈琴）知道吗？”她（陈）说：“你不知道啊，对没交进去”。我当时听到这个我第一反应就是公司要夸了，为什么？因为你必须备案的，你不备案4月30号开始检查，你不备案公司只能夸。当时我都惊呆了，我说“什么情况啊，我说去年的时候，半年了，开年会什么的，你们都跟我说好好的，都说在等待检查，都说每天在报表。搞了半天，你今天跟我说，没有把事情递进去，什么情况”。

然后**4月3号，我直接就飞北京去了，好不容易找到我们霍局（北京市金融局局长），然后找的这些关系，所以你们有很多事情你们都不知道，所以我跟 说我6月9号为什么要去，因为人家领导5月份送了500万，6月份的时候又送了300多万，然后领导要去欧洲旅游，全家人要去购物，要坐私人飞机要什么，还要去塞浦路斯（覃丽昀在那里有房地产项目）给他定套房子。你们知道吗？我们就跟孙子一样天天陪着，没陪好还要挨骂。**不是那么 简单的呀，所以我当时，4月3号那天我为什么给陈琴打电话，我想了想，不是因为三级等保，是因为那天田景洲给我发了一个离职申请。我就给陈琴打电话，我说：“老田要离职，什么情况？”因为他没有交进去（备案），4月30号就要备案了，他提到离职。后来我跑到北京把这些工作做完了以后，我跟苏总商议了一小会，说“他（田）既然要离职，我还是想让他交回来，因为现在咱们什么都看不见，只听他一个人的话，IT现在放在北京，其实他去年就做审批用，做了一年多都没有做出来，做的那么破，还收公司那么多钱，我说不行，咱还是得找人在成都做，我听得见，我看得见，IT我还懂”， 格瑞斯4月份的时候就开始在招人，当时4月份我去跟他（田）说好话，你再多留一个月嘛，现在不是你走的时候”对吧，这件事情没有做好大家尽全力去解决嘛，我当时就这样跟他说，因为我们没人嘛，他交错了我们也不懂，完了以后4月下半旬五月份我们人招好了，他（田）看到我到北京基本上钱送完了，关系也跑的差不多了，然后我和亚楠哥（覃丽昀老公）要陪领导去欧洲，之前我们就去了一趟。我们就说田总要不这样你把公司交出来，交给我们，然后我们这边刚好已有人了嘛，说白了就可以去简单的事情了。他（田景洲）根本就不交了，他说我没有说，我（田）当时只是心情不好了，才说这样的话。我当时也急着要陪领导去欧洲，我也想算了，他可能备案压力太大了，我也理解这个事我就算了，但是我们还是强制性的派了一拨人去，拿回来了就是资产端的审批系统。拿回来一看我的妈呀还是最老的点，现在都用加法好不好，而且他的notebook(记事簿、笔记本)都没做，也就说连笔记本都没写，所谓笔记本就是我怎么写我怎么构思，我怎么想……什么都没有，我当时想，当时把我和格瑞斯气的，当时他（田）说了一句话是：“呦你们这么快就把IT团队组件起来了。”后来我和格瑞斯我们又招了一个整个负责余盆的人，这个是海外金融出来的，那个人确实刚刚安排，然后就出事。所以不是说我没有想去改变，而当时谁跟来了一句不是你招的人吗？是我招的人，但是他（田）现在后来对这种行为因为第一我不知道，后来算算我也要必须去改变努力去更换努力去做，但格瑞斯一直跟我说你要平稳的去做，意思是付怡来了也在上股东的东西，他大概压力大。第二如果余盆这边我们弄的太狠的话怕他（田）把原代码删除了，把熟悉关弄的更卡，就是把所有的风险全部嫁祸在我身上，格瑞斯说的是对的，因为我也特别怕他这样。

中央第十巡视组 苗庆旺

邮寄地址：北京市西城区A045029信箱

电话：010-68563166